

毛澤東與台灣

讀《毛澤東自述》小識

●蕭阿勤

「毛澤東熱」現象

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間中國興起的「毛澤東熱」，在最近的毛澤東百年誕辰前後達到了最高潮。中國改革開放後，社會上熱衷於探索某些特定人物或其作品。擺在「瓊瑤熱」、「席慕容熱」、「卡夫卡熱」、「福克納熱」、「加西亞·馬奎斯熱」等等一連串的熱潮中，「毛澤東熱」似乎不過是這些熱潮中的一波而已。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中共開國第一人，何等的風流。

因此「毛澤東熱」的威力與意義，遠非「瓊瑤熱」等等可比。

最早，這股「毛澤東熱」是由中國的出版界在一九八八年所掀起。撇開宏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因素不談，我們可以說，沒有一批關於毛澤東的圖書的推助，這股熱潮的波瀾不會如此壯闊。編寫及出版這些圖書的，從寫作個體戶到官方的集體編寫；從個體戶書商到官方的人民出版社以及專門出版中共老一輩領導人著作及相關研究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可謂囊括各方，一片熱鬧。這些圖書信手拈來，有蕭



一九八八、八九中國興起毛澤東熱。

延中編的《晚年毛澤東》（一九八八，春秋出版社）、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譯的《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一九八八，中央文獻出版社）、權延赤撰著的《走向神壇的毛澤東》、《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九八九，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以及《紅牆內外》（一九八九，昆侖出版社）均是。然而這些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根據張占斌和宋一夫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國：毛澤東熱》中的說法，一九八九年之所以大量出現有關毛澤東的書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版部門在經濟效益看好的形勢下，適應了人們渴望了解毛澤東的心願」，因而趁機行事。並且「這方面的書發行量都比較大，少者數萬冊，多者數十萬冊。」（註一）

張占斌、宋一夫兩人認為：「如果說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毛澤東由神向人的轉變，那麼可以講近來出版的大量的毛澤東日常工作、學習、生活、情趣方面的書籍，則是毛澤東重回人

間的普及教科書讀本。因為更多的群眾是從這些書籍中體會到毛澤東是人不是神的。」（註二）。然而這股包羅萬象的「毛澤東熱」是否都致力於摘除毛澤東的光環，把他從神壇上請下來與市井小民「話家常」，其實不無疑問。至少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毛澤東誕生地湖南韶山落成的毛澤東銅像，由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親自揭幕，就難以使我們相信官方有意讓毛澤東重回人間。那座高一〇·一公尺、三七噸的巍峨巨像，恐怕再一次讓市井小民覺得仰之彌高。（註三）

隨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百年誕辰的逼近，毛澤東熱的溫度不斷升高。單單以十二月二十到二十二日這三天的海外版人民日報的報導為例，除銅像的揭幕外，從北京「韶山毛家菜館」的開張，到長春電影製片廠的新片「重慶談判」；從《毛主席在京吃泡饅》的追憶，到紀念毛澤東的各種紀念會、詩書畫展和音樂會，（註四）可見這股「毛澤東熱」已橫跨了吃喝與琴棋書畫。所謂「瓊瑤熱」等等，和這股熱潮比起來，頓時黯

然失色。

在最近環繞著毛澤東百年誕辰的「毛澤東熱」高潮中，出版界仍有舉足輕重的份量，而官方的出版物更是如此。中共中央批准編輯而及時在毛澤東百年誕辰前夕發行的，有大部頭的《毛澤東文集》一、二卷，《毛澤東軍事文集》六卷，《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三卷，以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僅僅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宣傳、回憶、研究毛澤東的圖書，就有二十多種。（註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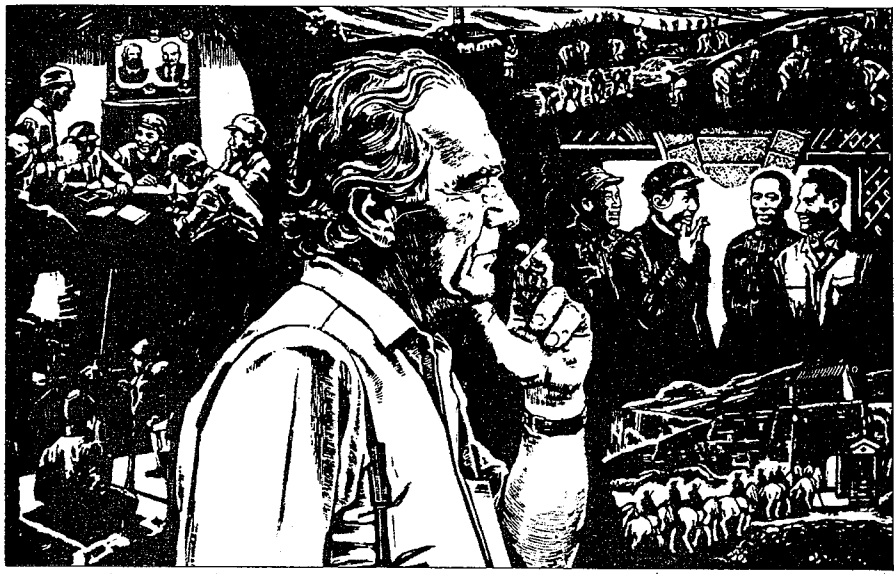
毛澤東關於台灣的談話的兩個版本

然而「毛澤東熱」與台灣有何關係？就這股熱潮目前的勢頭而言，很難看出這兩者有何牽連。不過我在閱讀新近出版的《毛澤東自述》時，發現牽扯到台灣的一段文字，似有蹊蹺，不得不提。這本小書是人民出版社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而出版的圖書之一，和那些大部頭的文集和畫冊比起來，並不顯赫。書的內容，是毛澤東在一九三六、

三九、六五、與七〇年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 的歷次談話及相關的背景材料。其中第一部分，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部分所收的，實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一書的全部內容。這一部分有吳黎平在一九七九年所寫的〈前言〉，說明他是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當時的口譯者，而現在又是當事人中的僅存者，」因而負責如今《毛澤東自述》第一部分的校訂工作。(註六) 這部分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一篇，是斯諾與毛澤東關於當時中共對日本態度的問答。其中涉及台灣的一問一答，這裡照抄如下：

問：中國的迫切任務是從日本手中收復所有的失地呢，還是僅僅把日本從華北與長城以外的中國領土上趕出去？

答：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南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至於內蒙，那是漢



斯諾是中共政權最大的擁護者。



毛澤東與斯諾有多次談話紀錄。

族與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區，我們努力把日本從內蒙趕出去，幫助內蒙建立自治。當我們光復中國的失地之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對他們的獨立鬥爭提供熱情的援助。（註七）

毛澤東的這段回答很清楚地表示：中國要收復日本人佔領的東北以及台灣，恢復在這兩地的主權。一九四九年後，國共隔海對峙，中共一心一意要「收復」台灣。從四九年之後的歷史來看，毛澤東在三〇年代對台灣的主權宣示，似乎理所當然。對中共而言，毛澤東這段談話無異是開國第一人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偉大昭示。

然而毛澤東關於台灣的談話果真如此？答案還有待商榷。根據吳黎平在〈前言〉的交代，《毛澤東自述》第一部分的〈一個共產黨員的經歷〉和〈長征〉兩節乃據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所譯，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論統一戰線〉

兩篇，則譯自斯諾同時發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英文原作。（註八）。然而在《紅星照耀中國》第三部份第三節〈論對日戰爭〉，我們可以發現與〈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近乎相同的內容。斯諾在這一節說得很明白，該節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與毛澤東的談話。這與《密勒氏評論報》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所註記的談話日期一致。《紅星照耀中國》成書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同年十月與一九三八年一月分別在倫敦和紐約出版。（註九）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斯諾在寫書時，融鑄了先前已發表的文章而成其中的一節。那麼在《紅星照耀中國》第三部分第三節中，關於台灣的問答，又是如何的面貌呢？這裡仍然不避煩冗，照錄原文：

Q.. Is it the immediate task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gain all the territories lost to Japanese imperialism, or only to drive

Japan from North China, and all Chinese territory above the Great Wall?

A.. It is the immediate task of China to regain all our lost territories, not merely to defend our sovereignty below the Great Wall. This means that Manchuria must be regained. We do not, however, include Korea, formerly a Chinese colony, but when we have re-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st territories of China, and if the Koreans wish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ha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we will extend them our enthusiastic help in their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The same thing applies for Formosa. As for Inner Mongolia, which is populated by both Chinese and Mongolians, we will

struggle to drive Japan
from there and help Inner
Mongolia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State. (註十)

這裡可以看出，斯諾所提的問題，與前面所引〈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中譯沒有出入，但毛澤東的回答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段回答與前引的中譯，有兩個差別。首先是談朝鮮的幾句話往前挪動，並且更加清楚地說明：中國要收復並行使主權的領土並不包括朝鮮。這一點和前引的中譯意旨相同，並無疑義。問題就出在第二個差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一句。中譯裏，是接在「東北必須收復」之後，意思是中國不僅要收復東北，也要收復台灣。但上面所引這段英文，「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是接在談朝鮮獨立之後，意思是中共主張收復並行使主權的，既不包括朝鮮，也不包括台灣；而且中共不僅支持朝鮮的獨立奮鬥，同樣的態度也將施之於台灣。於是在《密勒氏評論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一篇中堅決主張收復台灣、行



斯諾與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使中國主權的毛澤東，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頓時改了口，將台灣與朝鮮併成同一範疇。這到底怎麼回事？我手邊沒辦法找到《密勒氏評論報》，無法得知《毛澤東自述》是否照實翻譯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文原作。但即使該書的翻譯忠於原文，問題仍然存在。為何毛澤東關於台灣的一段談話，

與《紅星照耀中國》中的意旨相去如此之遠呢？毛澤東本人，甚至其它中共的領導人，在建國之前，對台灣的態度究竟如何？

中國共產黨與台灣

蘇利文 (Lawrence R. Sullivan) 和蕭 (Frank S.T.)

It'sao) 在《中國共產黨與台灣》的地位，一九二八—一九四三》一文中，有關一九四三年之前中共及重要領導人對台灣的立場，交待得十分清楚。他們根據各種文獻，仔細考察，發現：

■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三年間，中共領導人一致的想法是：因為台灣久經日本統治，與中國隔離，因此台灣人在文化上，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民族」。

■中共領導人視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為「弱小民族」的奮鬥，有別於中國的革命，並且具有爭取主權的性格。

■一九四三年之後，特別是在開羅會議之後，中共領導人才改變立場，不再宣稱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區別，並且不承認台灣的政治運動的獨立性格。(註十一)

根據蘇利文和蕭兩人的研究，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王明當時對台灣的態度皆如上述。他們也引述《紅星照耀中國》中毛澤東回答斯諾的那段，認為是中共支持台灣獨立建國最值得注意的文獻證據。(註十二)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上)、王明(下)視台灣為一個與中國不同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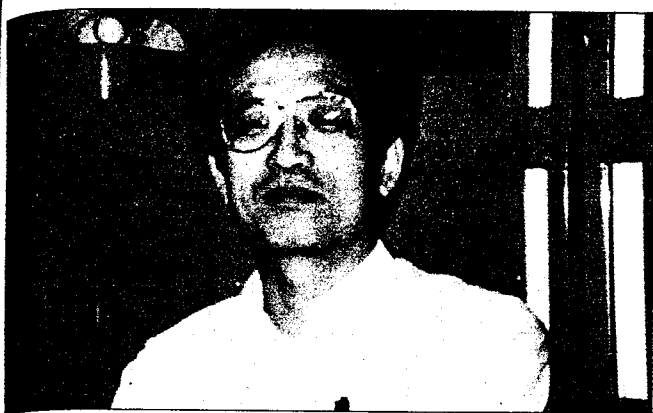
在一九六八年《紅星照耀中國》修訂版的上述段落中，斯諾加了兩個註。其中之一，說明朝鮮原來實非中國的殖民地。在另一個註，斯諾則說：

既然孫逸仙博士和國民黨始終視台灣為中國所要恢復主權的「失土」，則毛澤東有意承認台灣進一步的「獨立」，似乎幾近不可能。中共官方從未如此表示。(註十三)

一九六八年時，國共隔海對峙已成事實。中共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舉世所知。因此斯諾的這個註，並非補充說明三十年前毛澤東的本意，而是陳述一九六八年時中國和台灣既存關係。換句話說，

斯諾談的是後來的事實，而非三十年前毛澤東的態度。不過斯諾這個短註有點令人費解：毛澤東不容許台灣獨立，和孫中山與國民黨對台灣的定位有何關係呢？

卡柏(John F. Copper)在他的《台灣：國民國家或省?》(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一書中，曾根據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上面所引的內容，論述毛澤東在三〇年代並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視之為中國鄰界的一個「友善的區域」，猶如朝鮮一般。卡柏進一步說：「即使一九四〇年代晚期，毛對台灣也沒有興趣，並且也沒打算在那兒發動共產主義運動，即使在日本人離開後，他也沒這種念頭。他顯然覺得台灣在歷史上或法律上並非中國的



一部分。」（註十四）不過就毛澤東在四〇年代晚期的這個態度而言，卡柏並未說明他所依據的文獻為何。另外，日本學者若林正文也指出，雖然中共從一九二〇年代起，就與台灣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者有所接觸，但當時中共授與台灣共產主義者的戰略，則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台灣共和國」的「台灣革命」。若林正文進一步談到，毛澤東在對日戰爭時所構想的「聯邦

制」，雖然列入外蒙古，但未包括台灣。（註十五）關於毛澤東之中國聯邦的構想，若林正文雖未交待出於何種文獻，但顯然也是根據《紅星照耀中國》涉及台灣的那段文字中的一個腳註。（註十六）

「毛澤東熱」隱藏的大問題

斯諾是第一個訪問中共陝北根據地的外國記者，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到達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的陝北保安，並在十月離開。之後他對中共的報導，和後來成書的《紅星照耀中國》，以及一九三八年二月出版的該書中譯本《西行漫記》，成爲了解中共在陝北活動及其重要領導人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影響廣泛。尤其是《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迄今至少已譯成二十種文字出版。因爲斯諾的報導，激發了當時的中國對中共根據地、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興趣。現今中共的學者，甚至將當時的這種現象稱爲「斯諾旋風」帶來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毛澤東熱』」。（註十七）斯諾雖非共產主義者，但在《

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他對共產黨人卻讚賞有加，而再三貶斥以蔣中正爲代表的南京政府。因此他帶來的所謂第一次「毛澤東熱」，正是親共的熱潮。這對當時人心的轉向，以及後來國民政府的潰敗，均有一定的影響。

如果中國有所謂第一次「毛澤東熱」，那麼出版之力，其功甚偉。而一九八九年以來的這波「毛澤東熱」中，憶毛澤東、談毛澤東、論毛澤東的出版物蔚爲大觀，圖文並茂，對這股熱潮推波助瀾之功，仍不可小覷。斯諾的著作不僅爲所謂第一次「毛澤東熱」的主力，並且在最近的「毛澤東熱」，仍然軋上一角。至於他關於毛澤東對台灣立場的記載，是否真的前後不一，也許只須查對《密勒氏評論報》，便知分曉。如果其中的記載，和《紅星照耀中國》中的確實不同，則當時毛澤東對台灣的談話真究竟如何，便成懸案一則。反之，如果兩者的記載相同，那麼我們不免要疑惑：爲何《毛澤東自述》的那段中譯如此遠離原意呢？況且中譯的文字，還經過當年斯諾和毛澤東談

話的翻譯者校訂過，何以致此？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毛澤東自述》也許只是最近「毛澤東熱」中的小角色，但這個小

角色，也許隱藏著大問題。（一九九四年元月廿四日）

(註一)：張占斌，宋一夫著，

一九九一，《中國·毛澤東熱》，太原市，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章，頁五。

(註二)：同(註一)，第一章，頁二。

(註三)：《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註四)：《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版；二十一日。

(註五)：《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一版；二十五日，第七版。

(註六)：人民出版社編，一九九三，《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頁六一九。根據斯諾本人的說明，當時在場的翻譯者是Wu Liang-ping。見Edgar Snow. 一九三八。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頁八四。據《毛澤東自述》頁一〇八譯出的斯諾的說明，則為「吳亮平」。

(註七)：人民出版社，同(註六)，頁一一三。

(註八)：同(註七)，頁七一八，一〇八，一一三。

(註九)：張占斌，宋一夫，同(註一)，頁一三九。關於斯諾訪問中共根據地之後，他對中共的報導活動，以及《紅星照耀中國》的成書經過與流傳，參見張占斌，宋一夫，同(註一)，頁一三二—一四八。

(註十)：Snow，同(註六)，頁八八—八九。

(註十一)：Hsiao, Frank S. T. and Sullivan, Lawrence R. 一九七九。“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43” *Pacific Affairs* Vol.52, No.3pp.446, 457-458, 460。
(註十二)：同(註十一)，pp. 449, 452-454。

(註十三)：Snow, Edgar. 一九六八。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pp.110, 421。

(註十四)：Copper, John F. 1998.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London: Westview Press. pp28, 130。

(註十五)：若林正文，一九八九，*《轉型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政治》*，台北：故鄉，頁九。

(註十六)：Snow，同(註六)，pp.88-89。

(註十七)：張占斌，宋一夫，同(註一)，頁一三二—一六五。